

# 隐喻修辞功能的探索

文/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陈淑惠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“隐喻”这个词几乎无处不在。人们的求知欲从来都不满足于所见的一切表象，而是深究着这表象之下深藏着的意蕴是什么，于是电影人物的形象、宗教仪式，甚至是美术作品中，都被视为是具有“隐喻”意义的存在。由此可见，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，还牵涉认知、哲学甚至是人类学的一个多维机制。本文着重探讨隐喻是怎么样的一种修辞手法，以及结合文学作品分析隐喻的作用。

## 一、隐喻的含义及争议

隐喻最初的出现，是作为修辞学的术语被提出的。现存资料显示，最早提出“隐喻”概念的是亚里士多德，距今已经两千多年。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《诗学》中提到“隐喻是把属于别的事物的字，借来做隐喻，或借‘属’（genus）作‘种’（species），或借‘种’作‘属’，或借‘种’作‘种’，或借用类比字。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，隐喻的含义几乎等同于“借他物言此物”。这样的解释多少有点含糊，以至于让人分不清“明喻”“隐喻”和“借喻”的界限。

《汉语修辞格大辞典》对隐喻是这样定义的：“暗喻（隐喻）用‘是’等喻词联结本体和喻体，以表示相同关系的比喻。”并且认为“本体+暗示性喻词+喻体”是暗喻的结构形式，甚至有时可以不使用喻词。

(1) 我成了一只硕大的黑鸟，在森林上空向西飞去，而且身负重伤，羽毛上沾着块块发黑的血迹。

——村上春树《且听风吟》

(2) 瞬间，青蛙身上的咒语解除了，变成了一个有着一双迷人而亲切的眼睛的王子。

——《格林童话》（青蛙王子）

很明显，这两句都符合隐喻句的条件，可是经验告诉我们，只有第一句才是真正的隐喻句。在(1)这句话中，“我”是本体，“黑鸟”是喻体，而“成了”就是暗示性喻词。结合后半段的喻解，我们可以得知文章主人公的状态其实很糟糕，就跟那只受伤未愈的黑鸟一样，即使身受重伤也要艰难前行。而(2)这句只是带有想象性质的陈述，并不属于隐喻。这两个例句的对比告诉了我们，判断一个句子是什么修辞格，并不能只看它的句子结构，而是要根据句子的意义进行判定。

根据句子的意义判定修辞格，我们会发现当句子不出现本体时，隐喻就等同于借喻。而佐藤信夫的《修辞感觉》关于隐喻的章节中，他引用了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的台词来佐证隐喻的范围包含借喻：

你也到那儿去吧，用不带成见的眼光，

把她的容貌跟别人的比较一下，

你就会知道你的天鹅不过是一只乌鸦罢了。

如果严格按照隐喻的格式，这句话应该变成“你就会知道你心仪的女生不再是一只天鹅，而是一只乌鸦罢了”，显得太冗长，而且去掉本体之后也不妨碍我们对句子的理解。由此可推理出，隐喻并不仅

仅是一种语言表法方式，而是一种认知层面的存在，即使在去掉本体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大脑依旧可以通过上下文的联系清楚认识到本体是什么，喻体是什么。所以我认为，借喻只是形式上更为短缩的隐喻。

## 二、隐喻的修辞功能

在弄清了隐喻的概念及范围之后，我们可以清楚地讨论隐喻在文学作品中所起到的修辞功能。我认为主要的修辞功能有以下三种：

1. 将抽象问题具体化、生动化的认知导向功能

传统修辞学将隐喻看成一种逻辑错误，即句子的表述与一般逻辑相悖，句子的实际意义是靠读者在语境中进行补充才能被理解。这种观点被称为“替代论”，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泰斗肯尼思·伯克认为，隐喻把“那个事物的这个特点或这个事物的那个特点揭示出来了”，也就是说本体被赋予喻体的部分特征或属性。

(3) “审判制度就是一种动物。在听审判当中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象起这种动物的身姿。那家伙有各种各样的形体，有时以国家这一形体出现，有时以法律这一形体显示，有时也以更繁琐更棘手的形体。无论怎么切割都不断有爪子生出。任何人都无法把它杀死，因为它太强有力了，住的地方太深了，甚至心脏在哪都无从得知。”

——村上春树《天黑以后》

(4) 城市是个巨大的寂静的容器，充满着喧嚣而空洞的雨声。

——安妮宝贝《彼岸花》

(5) 我们的观点是虚拟摄像